



教育

资本是用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财富储备。人们经常用资本表示有形资本，比如建筑物，机器，技术设备，原料，以及货物。但是，“人力资本”，即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对于生产至少是同样重要的，而且对于拥有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人至少是同样宝贵的。“人力资本”在当代生产中的重要性反映在拥有有形资本和“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上。例如，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从知识和技能上获得的收入（以工资和报酬的形式）是从有形资本上获得的收入（以股利和未分配公司利润形式）的大约14倍。这种现象导致经济学家承认了人力资本的存在。

教育和人力资本

大部分的人力资本是通过提高个人经济生产率的教育和培训活动形成的——即使得个人有能力提高收入。政府，雇员和雇主通过把金钱和时间投入到（积累知识和技能）教育和培训活动中来投资于人力资本。如同其它投资一

样，这些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需要牺牲。如果未来能获得更多收入的回报，人们是愿意牺牲某些东西的。

政府在教育上花费公共资金是因为它相信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将有利于更高速的发展。雇主花钱对雇员培训是因为他们期望能收回这些投资，从提高了的生产率获得额外的利润。个人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获得教育和培训，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受过更好教育拥有技能的人的收入更高。教育良好并拥有技能的人通常能产出更多，或者其产出在市场上价值更大，而雇主愿意支付更多工资来肯定这一点。

教育的经济回报并非总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回报可能会低：

- 教育质量低，在学校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如此一来，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够有效，导致人力资本降低，对个人和社会的回报更低。

人力资本与有形资本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差异？

构筑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 由于经济增长减慢，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足。如此一来，雇员的人力资本可能利用不足或者回报不足。
- 教育和技能程度或高或低的雇员的工资被有意保持一致，目的在于维护相对平等的收入——如同过去在中央计划经济体中看到的那样。由于转向市场经济，这些国家正在消除这种对相对工资的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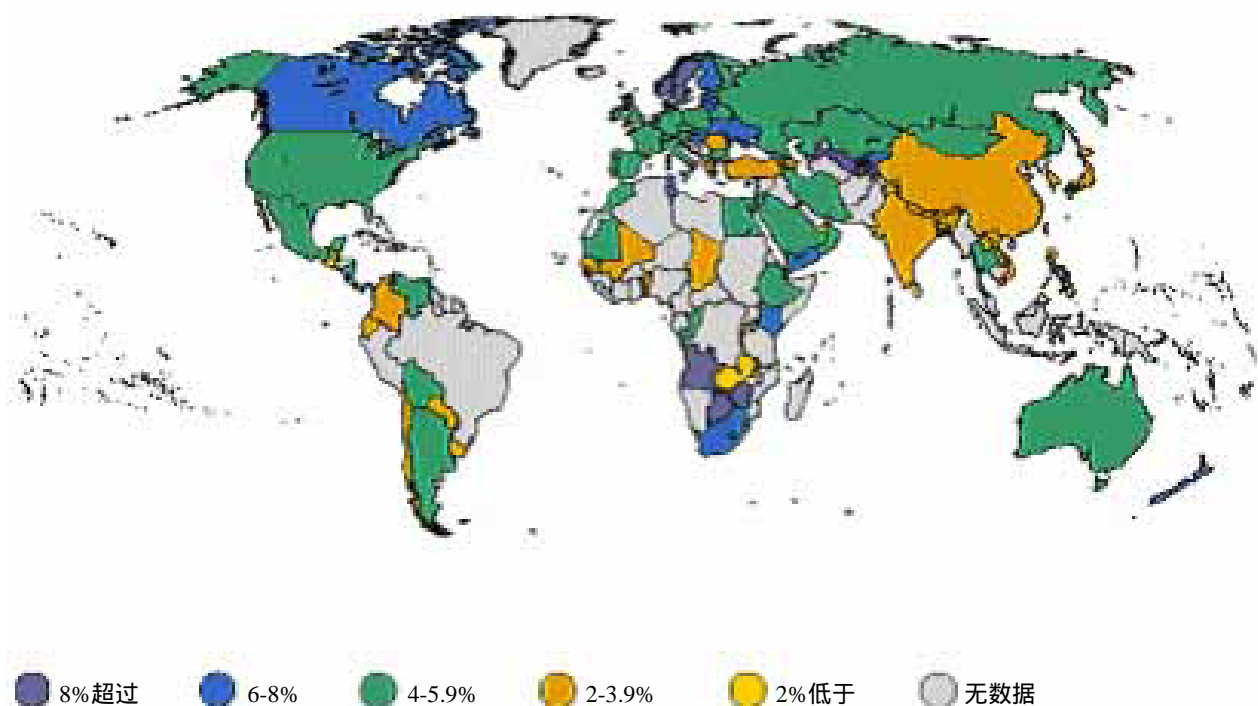
国家的人力资本储备及其增长率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实施和采用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但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虽然极端重要，却还不足以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必须伴以正确的发展战略。

让我们考察一下菲律宾和越南的情况。两国的成人识字率比其它多数东南亚国家高(参见数据表 2)。然而，直到最近，两国增长比较缓慢，大部分是因为发展战略使得它们不能充分利用其人力资本储备的优势。在越南是中央计划经

济，在菲律宾脱离全球市场的经济孤立是它们的问题。最近这些年，两国已经改变了它们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越南遵循了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并根本上提高了增长速度；菲律宾则“输出”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同时“输入”他们赚取的外汇收入。

大多数政府都在提供教育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参见地图 7.1 和 数据表 2)。国与国之间在(相对于 GDP 的)教育公共投入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各国政府为提高国家人力资本储备上付出的努力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今天在教育上的投入占 GDP 比重比起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投入要大。但是，这个比重比发达国家还是要低：低收入国家占 GDP 的 3.4%，中等收入国家占 4.4%，高收入国家占 5.6%。通过数据表 1 和 2，你能计算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教育公共投资上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对第六章谈到的贫困恶性循环的很重要的说明：低人均收入制约了对人力(和有形)资本的投资，减慢了生产率增长，因而阻碍了人均收入大幅增长。

地图 7.1 1995 年教育公共投资占 GDP 百分比



公共教育投资的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因为在许多国家，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是可观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的公共投资和个人投资的差别在不同国家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与国家的平均收入似乎并不相关。例如，在低收入国家，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所占的比率从斯里兰卡的大约 20% 到乌干达和越南的 60% 不等，而在高收入国家，这个比率从澳大利亚的 5% 到瑞士的 50%，也呈现出差异。

然而，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公共投资和个人投资之间还是存在某种平衡的模式。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致力于提供免费的初级教育，也经常提供免费免费的中等教育，因为它们相信，如果公民能读写并充分参与社会和经济生活，不仅个人而且整个国家都能受益。同时高等教育机构，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通常是收费的，因为据认为这个层次的教育更多的是有益于毕业生（以未来更高的收入），而不是有益于整个社会。

在职业教育方面，雇主常起到主要作用，他们为雇员提供在职培训，并为职业培训学校的培训课程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鼓励雇主参与教育项目，目的在于节省公共开支，并将职业教育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须要联系起来。特殊工作技能通过雇佣期间的培训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包含重大技术变革的工作岗位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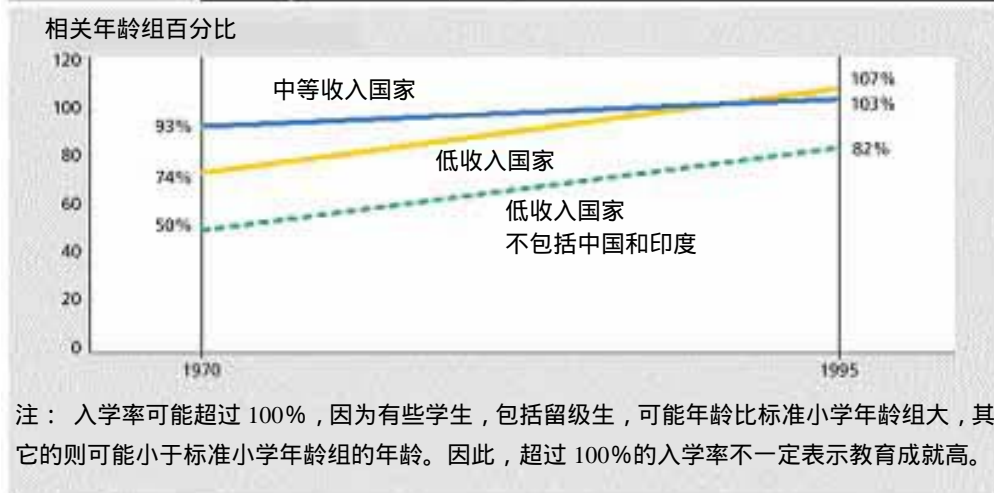
在雇主的培训能力不足（如中小型公司的情况）或者雇主无法提供培训（如对失业人员再培训）的时候，对职业教育提供公共资金支持是有必要的。高质量的就业前教育是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学习新技能的保证，也是雇主愿意投资于个人的职业培训的保证。最重要的是，雇员应该具备良好的书面沟通能力和运用数学和科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学教育与读写能力

接受小学教育帮助儿童获得未来的教育必需的基本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其它知识与技能。在低收入国家，小学教育本身常常通过使穷人变成生产率更高的工人，使得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学习新技能并以降低失业风险的方式来帮助改善穷人的福利。此外，小学教育，特别是幼女和妇女接受小学教育能导致更健康规模更小的家庭，并降低婴儿死亡率。

尽管小学适龄儿童的数目增长很快，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地大大提高了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图 7.1）。但是，作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追求的目标，普及小学教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未能实现（参见数据表 2）。许多低收入国家的低入学率可能暗示了教育体系能力不足以及存在妨碍儿童入学的社会状况。

图 7.1 1970 年和 1995 年小学入学率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普及初等教育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因为认识到小学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回报比其它层次教育的回报要高，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向所有儿童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但是，在低收入国家，可以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公共资金常常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这些资金的分配使用也容易失衡，更好的教育机会可能更多地赋予了城市儿童而不是农村儿童，有利于富裕儿童而不利于贫困儿童，有利于男孩而不利于女孩。在某些国家，教育公共资金优先支持较高层次的教育，主要有利于年长且更富裕的儿童，因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公。

即使能够获得小学教育，贫困儿童可能不能受益于小学教育。许

多这样的儿童必须工作而不是上学。过早地广泛参与工作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技能的发展，降低了他们未来提高收入的能力，也使得贫困的恶性循环永远继续下去。

此外，女孩的小学入学率通常低于男孩的小学入学率。这个性别上的差异在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为严重。它反映了文化准则，过早生育的现象，有限的女性就业机会，以及对女性更专注家务的传统期待等等。因而，在发展中国家的 9 亿成人文盲人口（大约是每三人中一人）中，几乎三分之二的文盲是妇女（图 7.2）。

请注意，童工被认为是一个有关贫困的问题——即，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童工现象将减少。这就意味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将消除普及小学教育过程中的童工现象造成的障碍。与此不同的是，入学率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与总体生活标准没有关联，所以各国不可能“顺其自然”任其自己消失。消除性别鸿沟要求国家政策的支持，例如降低女孩的父母为其教育投入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在教育体系中建立更多独立的女校。

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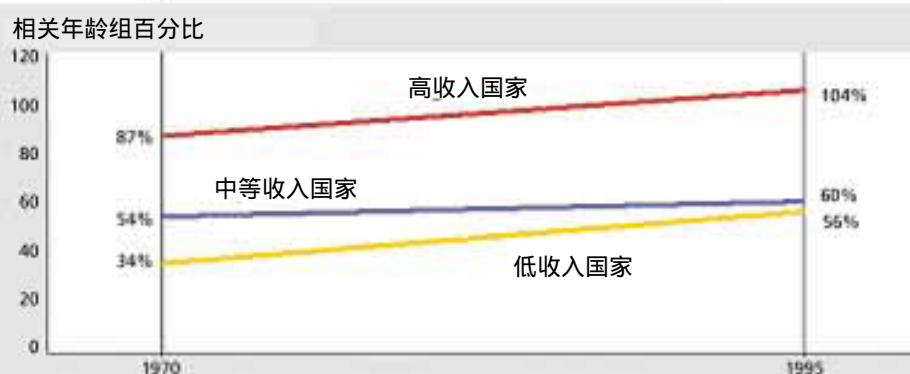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中学入学率大大低于小学入学率(参见数据表 2)。虽然过去几十年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学适龄儿童中平均只有不到 60% 实际入学，而高收入国家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图 7.3)。

在全世界范围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学失学儿童的比率最大。请参考 数据表 2 中童工发生率的指标——即工作的 10 岁至 14 岁儿童的百分比。请注意，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个指标也是最高的。

童工依然是阻碍低收入国家儿童教育的令人生畏的障碍。根据可以获得的数据，在低收入国家(除了中国和印度)，几乎三分之一的儿童加入了劳动力大军，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一比率达到 50%。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在许多国家，官方不承认童工的存在，因而关于童工的数据要么报告不足要么根本未报告。



图 7.3 1980 年和 1995 年中学入学率



注：入学率可能超过 100%，因为有些学生，包括留级生，可能年龄比标准中学年龄组大，其它的则可能小于标准中学年龄组的年龄。因此，超过 100% 的入学率不一定表示教育成就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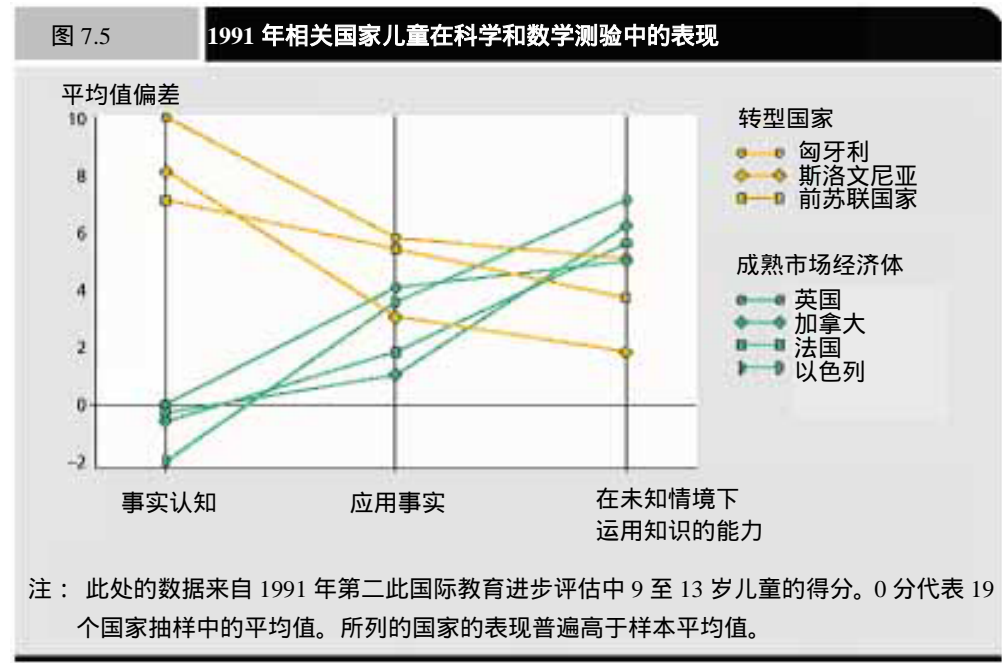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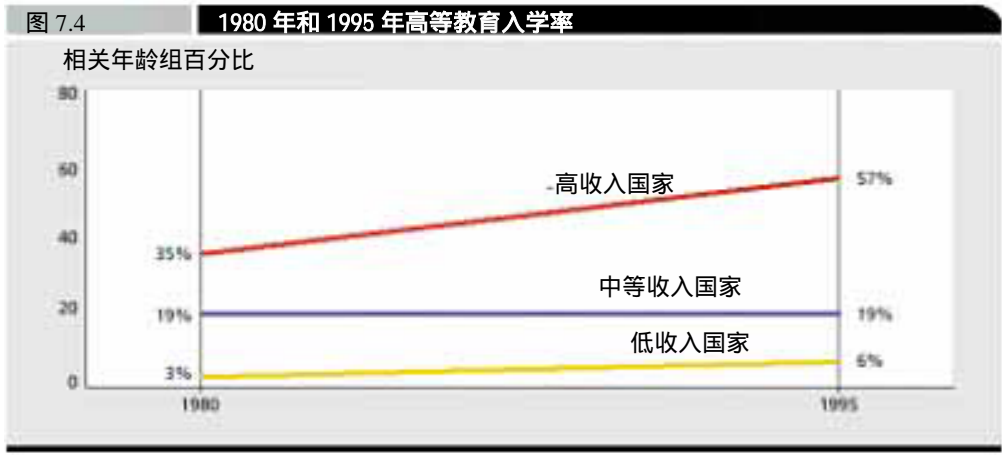
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决定其国民对教育的需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尤其巨大。在高收入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迅速，而中低收入国家的进步缓慢(图 7.4 和数据表 2)。

特定层次教育的入学人数并不能说明教育的质量，因此它只能大致说明一国在教育上的成就。为了产生经济回报，教育和培训必须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即，教育必须能使得毕业生掌握一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例如，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通常须要更多专于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人才充实到私营部门和改革后的公共部门。当今的信息革命需要

更多的掌握计算机知识的人才，而全球化(参见第十三和十四章)刺激了对外语能力的需求。总的来说，到处都需要具有革新精神的人才，一个教育体系如果不能培养毕业生的这种素质，那么它将是完全无效的体系。

图 7.5 显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和业已属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教育质量方面的差异。与加拿大，法国，以色列和英国的同龄人比较，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儿童在掌握事实方面表现更好，但在新的不同环境中运用知识的能力较差。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缺乏创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毕业生失业和贫困的风险更高。



投资教育不仅仅是创造一国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标准的重要途径，而且教育本身就具有价值，因为教育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得人们生活得更健康，

经济上更安全，更能自我实现。这就是为什么专家使用读写能力作为某个国家的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